

■王叶婕

木偶不寂寞

泰顺是木偶戏之乡，小时候常跟着大人去看木偶戏，按我们泰顺农村的说法，叫柴头戏，戏班子人少、行当少，一般只有六七个人组成，一人提着线，其余人则用乐器配合着小小的木偶吹、拉、弹、唱，提线人主要有勾、挑、提、拉等，双手并用，边演边唱时，手中的木偶便栩栩如生起来，一出酣畅淋漓的大戏就此拉开序幕，每当此时台上演得精彩，台下观众看得投入。

这些戏台，一般是搭在露天的地方，戏台前用细竹竿撑成四方形的演出区，左右围布，前面上方围布横幅，台板上铺张草席，前沿置一横隔板，将提线人遮掩住，戏台上再搭成一个小舞台，供木偶演出，提线者在屏风后面站着提线操作木偶，下半身被遮住不显眼，小舞台前面围的布横幅，则遮住提线人的上身。

每当木偶戏班子来演出，无论是山村还是城镇都一样，大家如逢喜事一样开心，男女老少，皆大欢喜。演出时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卖糖果点心的也不少，热闹非凡。

村里人喜看木偶戏，小伙伴当中也有心灵手巧之人，有时戏班子走了，因为没看过瘾，有些小伙伴就用泥捏成木偶头，画嘴眼，用色纸做成衣袍，系着线玩木偶戏，几个孩子，操作的、打脸盘的、敲铁的，乱喊乱唱乱敲，玩得居然也很投入，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，活泼可爱的小木偶也因此深深地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乡土文化的魅力就此深深扎根在脑海里。在那个交通闭塞且文化娱乐水平低下的年代，木偶戏带给人们无限的快乐和惊喜。

但不知什么时候起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文化生活几乎与城市同步升级，这对古老的木偶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木偶戏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，我很少再有机会看到木偶戏了。

■孙道荣

醒花

快递小哥打电话说，你有一单快递，是一大捆鲜花。

他用了“捆”这个字。你不能说他用词不准确，它确实是一捆，纸箱包裹着，胶带缠绕着，又粗，又厚，又长，又沉，一路风尘。但我觉得，这个捆字，将那些鲜花给束缚住了，似拘谨，若镣铐，于花不显。鲜花，你用朵、枝、捧、簇、束、团、丛、抱，皆无不可，一捆，就多了粗鲁，欠了怜惜，少了美意。

花是一位云南的朋友寄来的。真是盛情。忙电话告知朋友，鲜花收到了，表达谢忱。朋友说，别谢我，先谢花。谢花？一时没明白其意。朋友笑着说，不是谢，是醒，醒花，将花唤醒。

醒花？

是这些鲜花都睡着了吗？从昆明到杭州，距离千余公里，想这些鲜花，被花农采摘下来，进了花市，被我朋友相中，打包快递，一路舟车劳顿，辗转来到我的家中，可不是又累又困、又饥又渴吗？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，见那些花骨朵儿，果然一个个蔫蔫的，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像极了我每天从外地长途跋涉回来。唤醒一个疲惫的人，只须让他沉沉地、美美地、实实在在地睡一觉，他的神就回来了。可怎么唤醒一朵花呢？

朋友见我真是一个花小白，便又详细地教我怎么醒花。亦步亦趋地去唤醒花仙子。

将花铺展开，一枝一枝地拿起来，将底部的叶子摘除一些。鲜花被切摘后，脱离母根，花朵和叶片就只能靠枝干提供水分了，叶子越多，需要的水分自然也就越多，摘除一部分叶子，就是保证花朵有足够的水分。我觉得这一步，是要摘去一枝花多余的念想，以蓄积最后的力量去绽放一次。

接下来，还要将底部的枝条剪去一二十公分。我看看枝条的底，差不多都干枯了，没有了生命应有的绿色，像结痂的伤口，又像一个句号。一枝被采摘下来的花，它的生命，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一节一节地往上，划上句号的。新剪出的切口渗出汁液，生出生命的绿。再插进了水的花瓶里，新切口就能吸收水分，为花朵和绿叶供水。这样的方法，还可以多次使用，隔几日，再剪掉一部分枝条，新的切口又能维持几日。我一边修剪一边想，这些鲜花啊，是用伤口在呼吸呢，用一个又一个新伤口为自己续命，换取花朵绽放的力量呢。

摘叶和剪枝后，还要将花整个沉入水中浸泡。这是醒花的最后一步。我将这些鲜花没入水中时，感觉就像给一个困顿极了的旅人，轻轻盖上被子，让他好好地蒙头大睡一场。他这一路，一定遭受了很多，你看他沉重的眼皮子，多像褶皱了的花瓣？你看这一朵朵内卷的花瓣，多像一张沧桑困倦的人脸？

这一步不需要太多的时间。一枝被采摘下的花，时间所剩不多，它必须尽快苏醒，必须从梦境或绝望中挣扎出来，抓紧时间开放。一二十分钟后，当我将这些鲜花从水中捞出来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它们像午睡后苏醒的少年，又像一群刚沐浴的少女，生命的活力骤然回归，恣意绽放，翠艳欲滴，就像我在春天的枝头，看到那些盛开的鲜花一样，鲜活，蓬勃，怒放。

不是我唤醒了它们，是水唤醒了它们，是它们用自己的伤口唤醒了自己，是它们执着于绽放的梦想而一次次自我唤醒的吧。

就算终将枯萎，当我醒来，我必须绽放。

直到参加工作后，有一回收到邀请，去泰顺影剧院看木偶戏“火焰山”，当时台上的老师表演了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特技动作，配上音乐唱腔，表演如真人，精致的抽线功夫得心应手，尤其是双手提四个木偶翻筋斗混战而不缠线，令人赞不绝口，逼真的表演让我久久难忘。

从那以后，这小小的精灵让我魂牵梦绕，我好奇它小小的身体是如何撑起这些高难度的动作，这么多的细线如何可以让它杂而不乱，精致的五官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奇人？尤其是2005年认识了文化馆的几位老师之后，这个念头就更强烈了。有一回，叶老师带我去找管理木偶戏的一位老师傅那借了两个木偶，便想带着它们去飞云湖拍照，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们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，那位我至今不知名字的老师傅小心翼翼地捧出我要借的“梁山伯”和“祝英台”，叮嘱我如何将它们安全地放在车上，并约好交还的时间，这才目送我离开。

就这样我将它们带到了百丈飞云湖，这真是美好的一天，在干净清爽的飞云湖畔，渺渺烟波中，“梁山伯”和“祝英台”伴着我衣袖飘飘，阳光落在它们的身上，天地间只有我与它们，翩翩身姿里，雅韵氤氲，一颦一笑中，尽显古韵悠长，万物被温柔笼罩，到处都是惬意的气息。我小心而又忘情地捧着它们，细细观摩着它们精致的五官、小巧又精美的服装，在青山绿水之间为它们留下美丽的情影。

再后来，我又因缘认识了季天渊老师，初见面时，我们并没有寒暄，仿佛认识了许多年似的，她着一件简单花色的毛线衣坐在暮色中，怕我渴，特意为我泡了茶。季老师人到中年，但脸上有静气，非常娴静，夜色中灯光迷离，玻璃窗外是小小县城的繁华热闹，灯光明灭，她坐在光中，

语气温和，笑容温暖。

我们坐在她的工作室，边看她为木偶着装，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她手中的木偶，是多年前她父亲季桂芳的一位朋友从拓荣寄过来给她重新上色的，这是父亲当年送给这位朋友的礼物，他一直保存了很多年，也因此，季老师特别小心地对待，对于非遗传统文化的喜欢让我们默契而欢喜。

季天渊老师慢慢开始说开，说起父亲季桂芳，当时在玩具厂当厂长，她想进父亲的厂子，父亲没有同意，而是让她在家里为木偶足足画了一年的脸谱，每完成一个作品，父亲就夸她，越夸她兴趣越浓，到最后彻底迷上了木偶，很多人对她印象深刻，都知道当年的季家有位长头发的文静姑娘，天天坐在那里画木偶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在为木偶上色的过程中，善于琢磨的她发现父亲为木偶上色时是用笔一点一点推开着色的，缓慢而又费劲，而供销社会计做账时使用的沾水海绵很适合均色，她试着用这样的海绵为木偶上色时，发现更均匀、效率也更快，从那以后，她们家就改用了这种方式，渐渐地，她在当地也小有名气，人们聊起她，通常会说季天渊老师的木偶，非常讲究“雕工精细简练、机巧构思巧妙、开相文静秀美、脸绘简洁朴素、粉彩细致讲究、人物性格各异”。

聊到开心处，季老师带我参观她父亲生前的宝贝，展厅里一排排列着很多木偶头像，有些还是元末明初时期的，季桂芳老师当年采用以木偶换木偶的方式交换回很多旧时代的木偶，如今这些木偶收藏在季天渊老师的家中，季老师聊起这些，眼睛是明亮的，有的时候，喜欢一样东西，是命中注定的。

季老师还带我去参观她的那些宝贝，



■明前茶

见过泼皮土豆

簸箕，去溪流中清洗。我跟着去，老庞家的大儿子立刻叫嚷说：“阿姨，你瞧这水边的卵石上有青苔，湿滑的，你走过来小心。”他挽起裤腿，踏石而行，在水边用卵石围了一个圈，将竹簸箕浸入流动的水中，直到土豆全部浸没。溪水哗啦啦作响，土豆上的泥土被泡松了，孩子顺时针晃动土豆，再奋力拎起竹簸箕，泥水就被冲走了。如是再三，土豆本身的色彩已经被冲洗出来，暖黄中透出一点暗红色，再用手搓动，土豆就洗得干干净净。其间，就算有两三个从竹簸箕中“逃逸”的土豆，因为四周有卵石拦着，也被孩子逐一捉了回来。

洗完土豆，孩子又在溪水边麻利蹲下削土豆皮，他告诉我：马上要在爸爸搭的土灶上做干锅土豆，土豆皮不要扔掉，农场里养有跑山鸡，又养了几只挤奶做奶酪的山羊，这半簸箕土豆皮、鸡和羊都爱吃。我跟着他，将一筐圆溜溜的土豆削完皮，才往回走。一路走，老庞的儿子不时在山野上停下来，来摘他认识的野生植物：山葱、野芹菜，贴地生长并开出黄花的蒲公英、成片的俨然无主的鱼腥草，后者将根茎拔出来，就是云南蘸水的灵魂。孩子还经常考我博物学方面的知识，山谷里回荡着我们的一问一答：

阿姨，你知道蜻蜓为什么要点水？

那是蜻蜓妈妈在产卵吧。

那我再考考你，蜻蜓目的昆虫其实包括“蜻蜓”和“豆娘”，该怎么区分它们？

这我就知道了，我只知道“豆娘”的学名叫做蜉。

其实，它们很好区分的。豆娘体型较小，停在草茎上休息时，翅膀会合拢竖立于背上，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昆虫力气小，收拢翅膀休息，它会更省力，也更保暖。豆娘的小脑袋呈哑铃型，两个复眼相距很远，看上去就像怯生生的小孩子。蜻蜓要健壮得多，停歇时，翅膀依旧是伸开的，拍照非常漂亮。圆形的脑

在最顶层，足足一层，全是她新做成的木偶，这些成功出世的木偶们并排挂在这里，推开门便仿佛从现实世界忽然穿越到了一个童话世界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亮相，阿庆嫂、贵妃、采茶女、武生、文生……它们线条明快干练，形象俊美，性格鲜明。季老师脸上满是宠爱的表情，向我一一介绍着它们的名字与故事，在聊起今年入围亚运会的木偶戏节目《采茶舞曲》时，季老师笑着说，足足构思了有两年的时间，才创作了这个作品，她试着将提线木偶戏、杖头木偶、舞蹈与县歌《采茶舞曲》结合创排木偶采茶，将传统与时尚结合，并融合了畲族文化元素，试演之后非常有成就感。这些采茶女木偶自带气场，美得让人战栗却又平静，栩栩如生的木偶吟唱泰顺历史的古往今来，无声的牵引刻画出世间的人生百态，这样的美感常让季老师沉醉在木偶世界。

这样的沉醉，让光阴在一个人的身上堆砌出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是那样的迷人，靠着这些力量，季老师抽掉了世俗中所有的繁杂，只剩下了自己内心的简洁与干净，变得通透清亮，这样的转变在季老师退休之后显得尤其珍贵，她现在所制作的木偶都是又飞扬又沉敛、又清澈又单纯，而季氏家族的代代相传，又让泰顺木偶戏更多了薪火相传的意义。

1998年，季天渊老师在瑞典带着她的木偶巡展时，一位当地的高中生不解地问：“您带着它们想说明什么呢？它们不过是一堆寂寞的木头。”季天渊老师将眼光投向远方，微笑着回答：“孩子，我的木偶不寂寞，它们有很广阔的舞台，你只要用心去对待，就会发现它们独特的魅力！”

■陶琦

省钱过日子

豆瓣有一个“节俭抠门省钱”小组，供网民交流平时如何省钱过日子，除了能看到各种节约妙招，也不乏奇趣故事。如有人“揭发”她妈妈抱怨新家母看不起自己，家人都觉得她想多了。有一天两家人相聚吃饭，亲家母把一串已经坏掉一半的葡萄扔到垃圾桶里，她妈妈觉得可惜，当着众人的面又重新捡出来洗洗吃掉，一家人才发现问题是出在了哪里。

法国诗人夏尔·佩吉一百多年前感叹人类社会的繁荣：“世界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，还不及过去30年的大。”实际上，诗人并没有赶上物质文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，真正应该发出惊叹的是现代人。生活中，很多人从昔日的物质匮乏一下快速递进到百物丰富时代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，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行为常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，要么变着各种法子炫富，要么仍停留在旧有的节俭模式里。

曾有学者揶揄，他所在高校建了一个自助洗车台，供员工免费洗车。洗车台前常有人半跪在自己的车旁，用牙刷逐一细刷不易冲洗到的部位，不仅长时间占用公共设施，车主估计也很难感受到生活品质获得提升的快乐。对于过度惜物的人，车是奢侈品，而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，稍有磕碰的痕迹，就会导致巨大的懊恼与心痛。

而且，过分节俭的人常与财富、地位构成一种绝妙的三重世界关系。美国最著名的“华尔街女巫”海蒂·格林，19世纪中期就从华尔街通过股票和大宗商品交易，赚到了超过10亿美元财产(相当于现在270亿美元)，但各种关于她“省钱”的故事，也与其财产数字相映成趣。例如，她看到有店铺承诺可任意退货，回家把已经使用了多年、磨损得不成样子的扫帚拿去退掉，只为了赚回10美分。

只不过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海蒂·格林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她的儿子幼年时滑雪摔断了腿，为了省钱，她先是自己为儿子正骨，眼见无效，又与儿子化装成

■余毛毛

偶有飞鸟来

我是个闲寂的人，业余时间大多待在家里。我的家在长江边，我住在大楼的顶层30层，我有一个开放的露台，还有一个封闭的阳光房，所以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，我都能看到天空。30层楼不高也不低，所以偶尔也有鸟来，一年四季都有，来了我都能看到。

先从春天说起吧。最先来的是灰头麦鸡，二月底它们就来了，但它并不会落到我的露台上，它只是在天空中盘旋，有时在我之下，有时在我之上。它的叫声锐利而又焦灼，听起来让人也跟着着急。它虽然是野鸟类，但却能飞这么高，也算得上是稀奇。我在河边见到过黑水鸡，在稻田里遇到过秧鸡，在沼泽里遇到过中华水雉，在山中遇到过红原鸡，它们似乎都不会飞这么高。到了四月的时候，亲爱的燕子就来了，从四月到九月，它们一直是我天空的钢琴上跳跃的音符。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我身边和头顶表演它们漂亮的舞蹈。只有在天气酷热的时候，似乎总是在飞的它们才偶尔歇会脚，在我露台栏杆的荫凉处排成一排，它们的腿很短，都像在趴着似的。

到了夏天的时候，白鹭来了。我家周边有不少人工河和湖泊，长江也就在眼前，这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场所。但它们觅食和栖息的地方似乎不在一处，所以它们总是在江滩上飞来飞去，大抵是早晨的时候由西往东边飞，下午的时候由东往西飞。它们飞得很随意，时高时低，看它们的飞翔真是一种享受，因为那就像一朵飞翔的空中大白花。

到了十月底的时候，大雁来了，它们迁徙的时间很长，可能有两个月的时间。有时几天见不着它们，有时一天来几十拨。那漂亮的一字形或人字形或者两个队形的组合，它们奋进的身影和苍凉的叫声，总是让我心神激荡；它们给我带来了远方的问候和旷野的气息，有时扩大了我的心灵世界。我还在秋天里看到过一只红隼，那是种猛禽，身材结实，脖子很短，像泰森似的。那天黄昏我正在看书，忽然眼前掠过一道影子，有种压抑感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它。我在田野里关注过它，它威严，飞起来不紧不慢，走的是一条直线，不摇晃不起伏，很有王者的气派。在我们长江下游这样一个温和的地方，会遇到这

乞丐，想混入穷人诊所得到免费治疗，后被医生识破赶了出来。直到儿子的腿感染溃烂，海蒂·格林才被迫为儿子支付医疗费用，儿子只能截肢保命。

另一个曾霸榜美国首富20年的保罗·盖蒂，朋友到他家做客，想用电话也必须付币，他在外面吃饭，更是永远只付自己那一份饭钱，即使与情人约会，也绝不会为对方付餐费。1973年，保罗·盖蒂的孙子在意大利罗马被人绑架，他拒绝支付赎金，导致孙子被绑匪割掉了耳朵……事情经过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《金钱世界》。很多过度节俭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价值需求，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模式，身边人也很难幸福。

心理学认为，人在某个环境中接受的训练越多，意识思维受其影响也越大。这也解释了不少经历过物质贫困的人，为何有时会因过度节俭，偏执与他人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。生活中有些人节俭，是为了生活迫不得已，有些人则是被内化成为了一种本能，一切皆以旧有的模板为标准。多年前，我有一个熟人早早奔了小康，但他家里的电视机、洗衣机，包括摩托车的油箱和排气管，都用金丝绒布做了罩子，精心保护起来——很多人过于节俭的行为，是以牺牲正常生活为代价，谋求既有的自我认同，有时沦为了他人眼中的笑话尚不自知。
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里谈论金钱对人的心理影响，认为过分富裕会让人变得贪婪，过分贫困又会让人陷入到生存的苦苦挣扎之中。所以，人的最佳状态是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既有稳定的物质基础，又有足够的精神动力完善自我。

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总是以延续前势为亮点，虽然节俭、惜物、不浪费，是任何时代都须秉持的美德，但懂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体面地生活，不在一些基本消费上锱铢必较，无疑也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为轻松。

■余毛毛

偶有飞鸟来

样的猛禽是颇为令人惊心的。它告诉我，天空并不总是欢快的。

冬天的时候，天空相对寂寂，但也并不是没有鸟来。一天下雪，我正坐在阳光房里就着取暖器喝茶读书，却听到头顶有动静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只北红尾鹞，它正蹑手蹑脚地走在玻璃屋顶的雪上。那一刻，我难过得要死，这真是令人心疼，我没法帮它啊！我急得团团转，终于惊动了它，它振翅飞走了。我看到了它那长长的红色尾巴，在雪的映衬下，它是如此明媚，像小女孩公主裙的裙摆。

还有些留鸟也经常来。来得最多的是斑鸠，它的生殖力很旺盛，一年四季都能繁衍生命，所以总是要唱爱情之歌。它们相中了我的露台一角，它们总是蹲在那儿，面对着伟大的长江唱它们爱情的歌谣。它唱得非常投入，我端着相机到它身边三四米远的地方它都毫无感觉。我拍下过很多张清晰的照片，朋友们戏称为“数毛版”。我亲眼看到过一只雄斑鸠唤来一只雌斑鸠，就在我眼皮底下大秀恩爱。还有喜鹊也常来，它不知怎么喜欢上了我家空调的外挂机，就在我窗户底下。它们总是早晨，那时候我还在床上，听它们那不拐弯毫无韵味的声音，真是让人苦恼又让人发笑，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：“我们今天能给我叫来啥喜事呢？”照例是啥喜事也没有。美丽的小鸟白鹡鸰也常来，它常踞在我屋顶的一角，很严肃的样子，它叫起来的声音像是“别急别急”，叫几声后，它就急着飞走了，我在心里喊：“哥们，别急着走啊！”

天空中有很多鸟，有很多我并不认识，而且就算是认识，它们一晃而过，也是无法确认。它们让我心神不定，因为我是一个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眼，眼睛有“飞蚊”现象，就是觉着老是有影子一样的东西在眼前晃动，这就导致有时候我把飞鸟的影子当“飞蚊”现象，有时候把“飞蚊”现象当鸟的影子。我一会儿抬头，一会儿低头，书也读不进，茶也喝不香，疑神疑鬼，不得安生，但无论何如，这是一种愉悦的苦恼。我喜欢这些在我眼前一晃而过的鸟儿，它们搅动了我沉寂的生活，给我的生命带来天空的活力和诗意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、更幸运的事呢？